



學府往事系列

不為師

主編／李子迅

國學泰鬥

政治

的文學史鼻祖

馬一浮：會通教育觀早于今人數十年

熊十力：真君子，真性情，真學問

黃侃：三不來教授

陳寅恪：萬裏獨步成絕學

劉文典：狂傲不羈的太上教授

湯用彤：打通古今中西，授課一瀉千裏

梁漱溟：不做北大教授，要搞鄉村建設

錢穆：講學堅持以史救國

陳獨秀：有性情也有眼光的新文化運動舵手

李叔同：勸誡學生還要加一鞠躬

魯迅：啓發式教學發人深省

馬寅初：聽馬先生上課，須撐雨傘

周作人：講課如話家常，而又謹慎吞吐

楊振聲：推動現代文學的教育家

胡適：丘吉爾式的演講作風

趙元任：教我如何不想他

顧頡剛：期期艾艾而板書廣博

吳宓：現代中國的孔夫子

林語堂：幽默大師在講壇上

馮友蘭：大音稀聲，大巧若拙

金岳霖：把邏輯學講得生動有趣

聞一多：詩人＋學者＋民主戰士

大師講學記

XUEFUWANGSHI XILIE
DASHI JIANGXUEJI

——讲坛上的大师身影

李沐紫 许毕基/編著

楊振聲：推動現代文學的教育家

胡適：丘吉爾式的演講作風

趙元任：教我如何不想他

顧頡剛：期期艾艾而板書廣博

吳宓：現代中國的孔夫子

熊十力：真君子，真性情，真學問

陳寅恪：萬裏獨步成絕學

劉文典：狂傲不羈的太上教授

湯用彤：打通古今中西，授課一瀉千裏

梁漱溟：不做北大教授，要搞鄉村建設

錢穆：講學堅持以史救國

陳獨秀：有性情也有眼光的新文化運動舵手

李叔同：勸誡學生還要加一鞠躬

魯迅：啓發式教學發人深省

馬寅初：聽馬先生上課，須撐雨傘

周作人：講課如話家常，而又謹慎吞吐

楊振聲：推動現代文學的教育家

胡適：丘吉爾式的演講作風

趙元任：教我如何不想他

顧頡剛：期期艾艾而板書廣博

吳宓：現代中國的孔夫子

林語堂：幽默大師在講壇上

馮友蘭：大音稀聲，大巧若拙

金岳霖：把邏輯學講得生動有趣

聞一多：詩人＋學者＋民主戰士



濟南出版社



学府往事系列
主编 李子迟

大师讲学记

XUEFUWANGSHI XILIE
DASHI JIANGXUEJI

——讲坛上的大师身影

 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师讲学记:讲坛上的大师身影 / 李沐紫,许毕基编著. — 济南:济南出版社,
2010.10

ISBN 978-7-5488-0002-6

I. ①大… II. ①李…②许… III. ①知识分子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 民国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3911 号

责任编辑 张慧泉 秦 天

装帧设计 兆天书装

书 名 大师讲学记:讲坛上的大师身影
作 者 李沐紫 许毕基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(250002)
发行热线 0531-86131731 86131730 86116641
编辑热线 0531-86131719 86131720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成品尺寸 170×240 1/16
印 张 18.5
字 数 300 千
定 价 35.00 元

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
电话:0531-86131736

前言

本书涉及的人物，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显赫一时的文化学术名流，堪称当时大学教授群体的一个缩影和代表。这些教授们讲课，不仅水平高、功底深，内容丰富，而且令人难以忘怀；即便是他们讲课的开场白，也各有千秋，见秉性，见风格。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；有的先幽默地介绍自己；有的是精心设计，一张口就不同凡响；有的好似信口开河，其实意蕴深沉，有心者才能体会；有的虽口才不佳，却质朴、扎实、丰厚、广博。

听大师们讲课，如醍醐灌顶、春风拂面，是一种美妙的享受。

作者试图以宏观的背景、独特的视角，反映大师们精彩的人生，表现其鲜明的个性。如辜鸿铭的怪癖、吴宓的浪漫、刘文典的“名士”风度、黄侃的“狂狷”、章太炎的“疯”、胡适的优雅、马寅初的激烈、李叔同的多礼、熊十力的性情、冯友兰的拙朴、沈从文的天真、黎东方的生动、雷海宗的磅礴、林语堂的幽默……

再回首，这些著名学者、教授们的陈年往事，原来竟是如此丰富、真实、鲜活、可爱！

目 录

第一章◎旧学宗师	1
辜鸿铭 辨子马褂却学贯中西	2
章太炎 香烟与粉笔同书	9
梁启超 但开风气不为师	15
王国维 前清遗老与旧学泰斗	24
刘师培 政治保守的文学史鼻祖	30
马一浮 “会通”教育观早于今人数十年	36
熊十力 真君子,真性情,真学问	42
黄 侃 “三不来”教授	51
陈寅恪 万里独步成绝学	56
刘文典 狂傲不羁的“太上教授”	64
汤用彤 打通古今中西,授课一泻千里	71
梁漱溟 不做北大教授,要搞乡村建设	78
钱 穆 讲学坚持以史救国	84
第二章◎人文大家	95
陈独秀 有性情也有眼光的新文化运动舵手	96
李叔同 劝诫学生还要加一鞠躬	102
鲁 迅 启发式教学发人深省	108
马寅初 “听马先生上课,须撑雨伞”	114
周作人 讲课如话家常,而又谨慎吞吐	119

杨振声 推动现代文学的教育家	124
胡 适 丘吉尔式的演讲作风	131
赵元任 教我如何不想“他”	136
顾颉刚 “期期艾艾”而板书广博	141
吴 宓 “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”	146
林语堂 “幽默大师”在讲坛上	152
冯友兰 大音希声,大巧若拙	159
金岳霖 把逻辑学讲得生动有趣	165
闻一多 诗人+学者+民主战士	172
潘光旦 对孔夫子“四体投地”	182
老 舍 “逸兴遄飞时,常有妙语脱出”	187
唐 兰 古文字学权威的课很叫座	196
沈从文 创作、教书均怀赤子之心	201
雷海宗 回荡在教室里的洪钟般的男中音	208
梁实秋 国立青岛大学的“名士”生活	216
黎东方 堪称 60 年前的易中天	223
钱钟书 “围城”里的中国式才子	229

第三章◎科学巨擘

马约翰 “中国体育教学第一人”	236
李四光 “石头也会变麦芽糖”	242
茅以升 “启发式”教育法与治学育人“十六字诀”	246
吴有训 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	252
叶企孙 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石	257
苏步青 西南偏僻山洞里的数学课堂	263
周培源 单骑走联大,桃李满天下	268
吴大猷 物理学大师及大师之师	274
华罗庚 不是“讲学”是“学讲”	281

参考文献	286
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旧学宗师



辜鸿铭

辫子马褂却学贯中西

1867年,10岁的辜鸿铭跟随他的义父布朗,从南洋马来半岛前往英国爱丁堡,以背诵弥尔顿的《失乐园》开始西学。那时,辜鸿铭不懂德语,布朗说一句,辜鸿铭就照着背一句,总共6500多行的无韵诗,他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。在爱丁堡,辜鸿铭背熟了莎士比亚戏剧,又开始背诵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1年后,辜鸿铭就读于爱丁堡大学。此后,又到德国莱比锡、法国巴黎求学,接受西洋正式教育。他通晓9种语言,终成精通西学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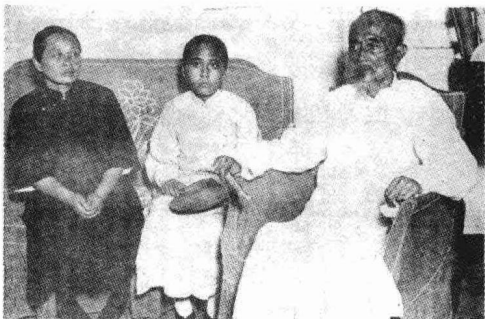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这了得的背书功夫,成就了日后的辜鸿铭。多年后,他站在北大的讲台上,不带讲义,不带教材,一会儿英语,一会儿法语、德语、拉丁语、希腊语……引经据典,旁征博引,兴之所至,随口而出,洋洋洒洒,滔滔不绝。学生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◎北大教授“约法三章”

1917年7月,辜鸿铭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教授,主讲英国古典文学。辜鸿铭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,依旧遗老装扮,头戴黑缎面平顶瓜皮帽,身穿方马褂,脑后拖着用红丝线夹编而成的辫子,踱着四方步来到教室,立刻引起学生们的一片惊讶和一阵



辜鸿铭



辜鸿铭在北大



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

哄笑。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：“若谁能将此公脑后的那根辮子剪下，必定名扬天下。”但他不为所动，待笑声平息，便与同学们约法三章：

“今后，由我来给诸君主讲英国古典文学。但听我的课，须约法三章。第一，凡我进来的时候，你们都要起立；上完课我不先走，你们不能出去。第二，凡我提问或你们有疑虑时，都必须站起来说。第三，凡我指定要你们背诵的文章，都必须背得下来，否则不能坐下。假如有谁受不了的话，请现在就退出。”

辜鸿铭上课从来不带任何讲义、教材，径直走上讲台，便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起来：“我讲英文诗，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，即英文诗分三类：国风、小雅、大雅。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、威尔士等7国国风。”辜鸿铭告诉学生：“像你们这样学英诗，是不会有出息的。我要你们背的诗文，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。不然学到头，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，学了10年，仅目能读报，伸纸仅能写信，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，终其一生，只会小成而已。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，开蒙不久，即读四书五经，直到倒背如流。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，先读到倒背如流，自然已有根基，听我讲课，就不会有困难了。而且，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。中国人用心记忆，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。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。”

学生们遵照他的指示，日夜用功背诵洋诗。待到上课时，学生们用中文问他，他用英文答复；倘若用英文问他，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。由于他学问深厚，授课时海阔天空，旁征博引，中外古今，无所不能，常以耸人听闻的怪论取胜，又以自圆其说的诡辩掀起高潮，最后在语惊四座的嬉笑怒骂声中收场。但他的怪论也好，诡辩也好，嬉笑怒骂也罢，又统统都是学问。因此，他的课极为叫座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抑或寒凝大地，场场爆满。听得那些傲岸的北大学子，一个个瞠目结舌，呆如木鸡，“不知今夕是何年”了。

曾是他学生的阎震瀛，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：

“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,又教我们念英文《千字文》,音调很整齐,口念足踏,全班合唱,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。看他的为人,越发诙谐、滑稽,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,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,所以学生也很喜欢。《人之初》也有英文本。他说,《人之初》一书,里面有许多科学,开宗明义便说:‘性本善’,有关人生哲学问题;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;什么‘一而十,十而百,百而千,千而万’,是数学;‘曰水火,金木土……’是物理化学;什么‘三纲五常’,又是伦理学;什么‘天地人,日月星’,又是宇宙论、天文学等。”

辜鸿铭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。凡他所教授的外国作家、作品,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、作品来作一番比较。如他把英文诗称为中国的《诗经》;把密尔顿的长诗《失乐园》比作洋《离骚》;把杜甫说成是“中国的华兹华斯”。他还将孔子思想与歌德精神相互参比,把《论语》中的一些观点用西文典籍中的类似论说来印证,说明中西异途同归,合为一辙,道不远人的观点等。曾与辜鸿铭合作翻译出版《论语》的法国学者弗兰西斯·波里,就曾这样评价他:“他是罕见的人文主义者,因为他接受了东方圣贤和西方圣贤——特别是歌德的教诲。”

由于他以学生们所熟悉的中国作家和哲学观点来讲授西方古典文学,学生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。而他在列举这些作家、诗人们的作品时,常常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。人们翻开诗集一对照,竟一句也不差,其惊人的记忆力让所有人折服。即使到了晚年,他还能把弥尔顿六千五百多行的无韵长诗《失乐园》,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

◎嬉笑怒骂,妙语连珠

胡适初到北大任教时,非常年轻,又提倡新文学。辜鸿铭对此恼火至极,从不拿正眼看他,并时不时地加以冷嘲热讽,说胡适讲的英语,是美国的乡村土语,与高雅风马牛不相及。胡适开的哲学课,更是让人笑掉大牙。辜鸿铭说,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,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,胡适不会拉丁文,又不懂德文,他讲哲学,岂不是误人子弟吗?

1919年五四前后,他曾两次在上海《密勒氏远东评论》上发表题目为《反对中国文学革命》和《留学生与文学革命》的文章,言辞激烈,火药味十足,讥笑胡适以“音乐般美妙的声音”、粗庸鄙陋的“留学生英语”谈论所谓“活文学”和“重估一切价值”,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。

1917年,辜鸿铭积极参与“张勋复辟”,被封为“外务部侍郎”。12天后复辟失败,他只好又回到北大教他的英文诗。当时北大内外有些人很不理解,激进的师生们甚至送给他一顶“复辟论者”的帽子。辜鸿铭一时很是落寞。蔡元培顶着压力,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:“本校教员中,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,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,与政治无涉。我希望学生们跟他学好英文,而不要学他去拥护复辟。”

1919年6月初,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威逼,自动请辞离开北京大学。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,众口一词,毫无异议地挽留蔡元培,辜鸿铭当然也不例外。但是,他的理由却很特别,甚至有点出人意料:“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,所以非得挽留不可。”可见他时时不忘皇权,仍然不改遗老思维。他的这一滑稽之言引得大家哈哈大笑,把本来严肃的场合搅得不严肃了。辜鸿铭仍意犹未尽,在课堂上还不忘对学生们说:“中国只有两个好人,一个是蔡元培先生,一个是我。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,到现在还是革命;我呢?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,到现在还是保皇。”

据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回忆:“1919年9月初,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。当时的英文教授辜鸿铭也坐在主席台上,就站起来发言。……他发言很长,感情也很激动,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。他说,现在做官的人,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。接着说,他们的饭碗,可跟咱们的不同,他们的饭碗大得很,里边可以装汽车、姨太太。又说,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,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,譬如说‘改良’吧,以前的人都说‘从良’,没有说‘改良’,你既然已经是‘良’了,你还‘改’什么?你要改‘良’为‘娼’吗?”

“有一次,他对学生们说,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,因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大乱,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。他举了一个例子,以此证明其言不虚:‘比如讲法律吧,你要讲‘法律’(声音很小),没有人害怕;你要讲‘王法’(大声且一拍桌子),大家就害怕了。由此可见,少了那个“王”字,能行吗?’”

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。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,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里坐坐。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,无不知道他的大名,每次见面,都对他彬彬有礼。但他却毫不客气,见到英国人,用英语骂英国人;见到德国人,用德语骂德国人;见到法国人,用法语骂法国人,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。

有一次,北大来了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。这人刚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,就见辜鸿铭窝在沙发里,头上戴着瓜皮帽,身上穿着油光闪亮长袍,两只衣袖褶皱斑斑,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。英国教授用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辜鸿铭,

忍俊不禁。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,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他尊姓大名、教哪一科的。这位英国教授不禁有些吃惊,心想:没想到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!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。辜鸿铭又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。这位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,语无伦次。辜鸿铭看了他一会儿说:“你教西洋文学?不懂拉丁文?”顿时,英国教授大窘,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,赶紧逃离了休息室。

辜鸿铭言辞敏捷,辩才无双。他给祖先叩头,外国人嘲笑说:“这样做,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?”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:“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,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?”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,想见辜鸿铭。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,请他来。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来。毛姆没办法,只好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。一进屋,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:“你的同胞以为,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,只要一招手,我们非来不可吗?”一句话,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,不知所对。

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,源于他的机智与幽默。某天,辜鸿铭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,点的是煤油灯,烟气呛鼻。有人说,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。辜鸿铭笑道:“我们东方人,讲求明心见性,东方人心明,油灯自亮。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。”

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,辜鸿铭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《论语》英译本。伊藤早知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,便乘机调侃他道:“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,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,却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?”辜鸿铭见招拆招,回答道:“孔子教人的方法,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,在数千年前,其法是三三得九;如今20世纪,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,并不会三三得八。”伊藤一时无言。

一次,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,推其坐首席。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。辜鸿铭答:刚才诸君互相推让,不肯居上坐,这就是行孔子之教。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,他如是答:“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?”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很野蛮时,他大加反击:“那么,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?”

◎“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,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”

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。在那样一个时代里,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,

你就只能是病弱的、任人宰割的。如果你是清醒的，你要抗争，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。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，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，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。他在笔记《张文襄幕府纪闻》中，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。辜鸿铭认为，要估价一种文明，必须看它“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，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”。他批评那些“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”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“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”。他独到地指出：“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，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、博大的和淳朴的”，因为“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3大特征，正是深沉、博大和淳朴，此外还有灵敏”。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，公开对学生们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？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，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，温柔敦厚的诗教，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。”

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，把中国人和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进行了对比，凸显出中国人的固有特征。美国人博大、淳朴，但不深沉；英国人深沉、淳朴，却不博大；德国人博大、深沉，而不淳朴；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，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，却拥有这3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；只有中国人，全面具备这4种优秀的精神特质。也正因如此，辜鸿铭说，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“温良”，“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”。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，隐藏着他们“纯真的赤子之心”和“成年人的智慧”。辜鸿铭写道，中国人“过着孩子般的生活——一种心灵的生活”。

辜鸿铭狂放的姿态，是他带泪的表演，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。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，梳着小辫走进课堂，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。辜平静地说：“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。”闻听此言，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。

对这个旷世怪杰，百年来评价不一，誉之者上天，贬之者入地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那些褒者，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，因此极力为其饰非。林语堂就说：“他有深度及卓识，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，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。”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鸿铭之疵后，语锋一转，道：“此正如浮云之掩月，无所损其光辉。只是以其才学，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，而至穷愁泥街，以终其生，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！”贬者则批判他是“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，而主张复古最力者”。今人李国文为其大唱赞歌：“这位老先生，对于洋人，对于洋学问，敢于睥睨一切，敢于分庭抗礼，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，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，应是十分要得的。”这正指出了他身上最可贵的一面，也是很多中国

人所缺乏的。

● ● ● ● ● 【人物小传】 ● ● ● ● ●

辜鸿铭(1856—1928),名汤生,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(今马来西亚的檳城)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。早年,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,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。他的父亲辜紫云,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,操流利的闽南话,能讲英语、马来语。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,讲英语和葡萄牙语。因此,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。

1877年,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,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、哲学。学业完成后,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师马建忠的劝说,埋头研究中华文化,并回到祖国,任教于北京大学。辜鸿铭促使了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的诞生,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
20世纪初,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:“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,不可不看辜鸿铭。”他生在南洋,学在西洋,婚在东洋,仕在北洋;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、马来亚等9种语言;获13个博士学位;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;说美国人没有文化;第一个将中国的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;凭三寸不烂之舌,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;与文学大师列夫·托尔斯泰书信来往,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;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“最尊贵的中国人”。

章太炎

香烟与粉笔同书

中国近代史上，能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者并不多见，章太炎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章太炎，名炳麟，字枚叔，浙江余杭人。因敬慕反清思想家顾炎武的风概，更名绛，别号太炎。他反清、反袁、反蒋的革命事迹，以及慧眼独具、超迈前贤的学术文章，为世人所敬仰。尤其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，这样一位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所表现出的风骨、情怀和品格，更值得后人追怀。

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章太炎：“考其生平，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屈挠者，并世亦无第二人：这才是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模。”他以战斗的文章，鼓动风雷，掀起惊天巨浪；他仗义执言，不畏文祸，不苟且偷生，敢“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”。

此外，章太炎的“疯癫”与“疏狂”，在民国学术界也是出了名的。他曾经扬言：“吾死以后，中夏文化亦亡矣。”他的学问淹通博洽，造诣精深，堪称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。章太炎创立的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，门下弟子无数，为传播国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

章太炎

◎激进学者，不废讲学

章太炎不仅是一位学者，更是一个不折

不扣的革命家。只要前脚迈出书斋,他就恣睢放纵,常常会做出一些激进的行为。他不怕杀头,不怕坐牢,想鸣就鸣,想吼就吼,想骂就骂,想咒就咒,图的就是个酣畅淋漓。

1902年,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,住在梁启超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馆。他通过日本的中介,接触到西方哲学、社会学、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。当年夏天回国后,他重新改定《诂书》(即《诂书》(重订本),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,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),并计划撰写《中国通史》,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“新史学”的奠基者。

此间,他参加上海爱国学社。1903年,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,指斥清帝;又为邹容《革命军》作序鼓吹,遂发生震惊中外的“苏报案”,激怒清政府,被捕入狱3年。1906年,章太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,继任《民报》主笔,主持《民报》与《新民丛报》的论战。在此期间,章太炎主张“以国粹激励种性”,“以宗教发起热情”。他发表在《民报》上的文字,以佛理说革命,主张“革命之道德”。此外,他还撰写《中华民国解》,成为“中华民国”国号的创始者。自1905年起,章太炎不仅在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,还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,“宏奖光复,不废讲学”。

晚清“苏报案”期间,章太炎曾经在法庭上与审判员当庭对峙。对于他在《革命军序》中所写的“载湉小丑”触犯清帝圣讳一事,他说:“我只知清帝乃满人,不知所谓圣讳。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,人们是不避讳的,所以我直接写载湉,没有什么不对。再说,从字的意思来讲,小丑两个字中,丑字本来作类字,或做小孩子解,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,并没有诽谤的意思。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辩说,听众席上掌声雷鸣;而无知的审判员一头雾水,非常尴尬。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、雄辩滔滔的“案犯”前,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判才好。其中一位审判员突然悟出,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,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,便小心翼翼地探问:“您得自何科?”章太炎听此问题,更觉可笑,故作糊涂,高声回答:“我本满天飞,何窠之有?”“科”与“窠”同音,“满天飞”即浙江方言“老布衣”的意思。又一次引起满庭哄笑。

辛亥革命以后,革命政权被袁世凯窃取,章太炎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为帝制复辟所代。1914年1月7日,章太炎因刺讥袁世凯的包藏祸心,被袁氏软禁于北京龙泉寺、钱粮胡同等处。他虽在苦闷中独处,但得闲时,即对其思想学术进行认真的整理。在此期间,他复取《诂书》增删,更名为《检论》,对儒学的认识又较以前更为深化。

民国初年,中国出现了社会失序、信仰危机、道德失范等问题。在这样的情况

下,章太炎大力宣讲国学,主张分清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,提倡儒家道德中的优秀成分。章太炎认为,弘扬国学与尊奉孔教,两者有根本之区别。前者是积极继承,扬弃创新,后者是消极保留,迷信守旧。

1913年冬,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处墙上贴出一张通告,其中说:“余主讲国学会,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。本会专以开通智识,昌大国性为宗,与宗都绝对不能相混。”章太炎倡导用儒家道德补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之处。他对比了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的思想,以为“老、庄虽高妙,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,有一定的做法”。至于佛家,虽然也讲心,但“不切人事”。通过比较,章太炎以为儒家道德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。

1922年4月1日到6月17日,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邀请,在上海主讲国学,每周1次,共讲10次。当时,听者云集,约三四百人。章太炎撷菁采华,用浅显易懂的方法引领初学者入其门径。有的听者后来回忆说:“10次课之后,胜过闭户读书3年。”

1932年3月24日,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《论今日切要之学》,认为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,历史学可以唤起青年的爱国之心,研究历史学最为切要。

同月31日,章太炎应北平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、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的邀请,演讲《清代学术之系统》,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条分缕析,作了全面评述。

4月22日到26日,章太炎用3天时间,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讲《广论语骈枝》。

5月29日,章太炎在青岛大学讲演,发挥“行己有耻,博学于文”的精神,激励青年学子增进人格修养,增强爱国之心。秋天,他南行苏州,继续讲学。

1933年1月,章太炎、李根源、陈衍、金松岑等人仿效顾炎武读经会,成立了国学会。国学会以“扶微业,辅绝学”为目标,组织讲学。章太炎还起草《国学会会刊宣言》,以告天下,强调砥砺名节,振起末俗的精神。

同年3月,章太炎应无锡国学专门学校邀请,赴无锡讲学。无锡国专为当时的国学重镇,始办于1920年,初名国学专修馆,著名学者唐文治为馆长。1928年改名后,唐文治任校长。无锡国专师资雄厚,当时著名的国学名家陈衍等人在此多次讲学。3月14日,章太炎在无锡国专讲《国学之统宗》:“今欲改良社会,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,要在起而能行。周、孔之道,不外修己治人,其要归于六经。六经散漫,必以约持之道,为之统宗。”“社会腐败,至今而极,救之之道,首须崇尚气节。”“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,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、《丧服》,实万流之汇归也,